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

褚平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闵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上海西南南方方言詞典

上海西南南方方言詞典

#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

褚半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褚半农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251-X

I. 上... II. 褚... III. 西南官话-方言词典-

上海市 IV. H172.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265 号

责任编辑 贺旭东  
封面设计 冯念康  
美术编辑 杨德鸿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

褚半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4 字数 315,000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6251-X/H·19

定价 38.00 元

除 动词，摘下、拿掉  
络 动词，挂着  
差 动词，支使、差遣  
拨 动词，给  
该(赅) 动词，拥有  
捉 介词，将、把  
听 副词，听任，任  
上 副词，表程度  
一介 副词，更加  
街路 街、街道  
真个 真的  
随问(文) 随便、不管  
倘然(忙) 副词，如果  
买办 负责采购、买东西的人  
静办 安静、安宁  
日逐 每天  
逐日 每天  
转来 回来  
过日子 前天  
一具锁 一把锁  
替手脚 能帮上忙了  
一头……一头 连词，一边……一边

.....  
明清以来白话小说、山歌中个大量词语，至今还保存勒拉上海西南乡下头个方言中

## 褚半农著作集

《上海县教育志》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年12月)

《过去不会过去》

(散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11月)

《听雨怀忠堂》

(散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5月)

《〈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6月)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5月)

# 上海闵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顾问:李 芸 张 辰

编委会主任:王 洪

副 主 任:赵根法

编 委:张乃清 王 清 全昌杰

沈一鸣 褚半农

编 委 会:张乃清(兼)  
办公室主任

## 序

褚半农先生寄来了《上海西南方言词典》稿，要我提提意见并嘱为之序；随稿寄来的还有《〈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和《听雨怀忠堂》两书；前者是研究《金瓶梅》中所涉及的上海方言词语的一部学术论著，后者是作者深情地运用了众多方言土语从而营造了浓浓的上海市郊特有风情和韵味的一本散文集（词典有些词条的例证就是出于此书），两书其实都与《上海西南方言词典》有点关系。长期来，我虽然一直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对于方言学却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颇感犹豫。然而当认真阅读书稿之后，却发现这部词典竟与我的一段生活经历有着那么密切的关联；褚先生的勤奋钻研精神着实让人感动；而词典本身又确实有其明显的特点和独特的价值，尽管倘以方言词典的严格标准来衡量也许还存在着些许不足；正是出于以上的原因和想法，于是也就有了这篇序。

据褚先生告知，《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原本名为《七宝莘庄闲话词典》，这是因为词典是以上海市郊区七宝、莘庄一带的上海方言词语为主要收录对象的缘故。许是机缘巧合吧，对上海郊区莘庄、七宝这一带的“闲话”，我曾有过较长时间的“零距离接触”：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我是在上海县的一所中学念的高中，而我所在班级里的不少同学是上海县的马桥、莘庄、七宝一带人，他们所说的正是七宝、莘庄一带的上海“闲话”；当我进入大学之后，在60年代初，我们整个班级又恰巧是在上海县的七宝进行的基层锻炼，在那里整整呆了几个月，每天都与当地的农



民一同劳动、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仅天天听到的是这些“闲话”,而且还能颇为熟练地运用这些“闲话”,所以对七宝、莘庄一带的上海郊区方言我不只相当熟悉,并且也曾给予过一定的关注。也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当我看到词典书稿时,在倍感亲切的同时,尤能较为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特点、价值以及某些不足。

收词齐全,包含丰富,是词典的一个重要特色。从《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实际收录的词语看,这是一部以“点”带“面”,通过记录七宝、莘庄一带的方言词语而全面地反映上海西南地区亦即松江片方言词语面貌的方言词典。七宝、莘庄两地,从地理区划看,正处于原上海、松江、青浦三县的交界处:从方言分片看,这里是属于上海方言松江片中的松江小片,却又接近松江小片、上海小片、浦东小片的分界处。●这一地域环境既能实际显现该方言片的词语运用情况,同时又便于不同方言小片之间词语的比较并在比较中感受、发现彼此的同异,因此是个很有独特性的地方,虽然其范围并不很广。词典的编纂者正是以这一区域范围内方言词语的集中收集为抓手,对上海西南地区亦即松江方言片的方言词语作了相当全面的收罗,经30余年积累的词语有1万余条。现在词典中所确立的7200多条目是从这万余条词语中严格挑选出来的。这些词语,有些已在上海西南地区流传了数百年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参见《〈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其中钩稽出的“上海乡下头闲话词语”大多为这类词语,有些则是在解放后甚至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有的是老年人口语中多用的老派方言词语,有的则是青年人口头喜欢的新派词语;词典以收集当地农村日常生活词语和农业用语为主,同时也收罗了不少该地区中其他各行业的用语;既以常用词语为主,也注意收罗不常用的词语;以当地特有的词语为主,同时也适当收罗了少量与普通话相同的常用方言词语。从这些词语

所涉及的事物门类看,则包括了天文、地理;时令、时间;农事、农时;植物、动物;房舍、器具用品;人品;称谓、亲属关系;身体和动作行为;疾病、医疗;服饰穿戴;饮食;婚姻、生老病死等红白大事;宗教、迷信;讼事;日常生活;交际;文化教育;文体活动;位置;代词;形容词;副词;关联词;量词;数词等。由于该词典的编纂并非单纯地出于方言研究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乡土文学写作提供一个词语库,所以还挑选了不少该地区方言中常用的俗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词典所收录的不少常用方言词语是为别的上海方言词典(或吴方言词典)所未曾注意并收录的,如“注疑”(人看到或闻到腐烂、有异味的东西或死人等所产生的恶心、难受的感觉,程度上比恶心要严重些)、“草团”(烧饭时用柴草做的草把,反4字形)、“逐日”(每天)等等。对照该方言片的实际状况,词典在词语的收集上是较为齐全的,包容相当丰富,大体上勾画出了上海西南方言词语的整体系统面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词典编纂者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特殊的工作方法分不开的。词典编纂者“一辈子生活在上海县、松江县、青浦县(现均已改成区)三县交界处的乡下头,得‘地’独厚”;“又因种田、工作的关系,认识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讲的、用的都是这种闲话,对周围一带的乡下头闲话熟悉到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不仅熟悉、掌握大量的词汇,而且熟悉这个词汇所指事物及上下连带的事物、工具、程序等等”。●就对一种方言的密切和熟悉程度而言,这是通常的方言调查者所无法相比的;从上世纪70年代起用,30余年“收集当地闲话”,并一面“在乡土散文写作中运用”,一面不断地进行研究别择,这种细水长流、“慢功细活”的工作方法也是通常的方言调查所难以做到的!正是这种独特的语言环境和淡定、从容的态度加上孜孜不倦的努力,使其对该区域的方言词语有了系统的累积、了解和把握,为词典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而形成了词典收词齐全,包含丰富的特色。

范围集中,地域特色鲜明,是词典的又一特色。《上海西南方言词典》收词的地域范围集中,并坚持以收录农村日常生活“通用的口语词语”和地方特色词语为主的原则,如果与《上海方言词典》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两者在收词地域范围和原则上的差别。大致说来,《上海方言词典》词语的收录以市区为主,“必要时也酌收郊区的说法”,其地域范围要比《上海西南方言词典》的大得多;从收词原则看,《上海方言词典》所收词语涉及的生活面和行业面都较为广泛,●不同于《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以当地农村日常生活中的“通用口语语词”和地方特色词语收集为主的原则。下面随机抽取两部词典相同义类的词语略微作一比较。如与“牲畜类·牛”有关的词语,《上海方言词典》计收词15条,为“牛”、“牛皮纸”、“牛皮糖”、“牛眼罩”、“牛鞭子”、“牛牵马缰”、“牛(贯)绳”、“牛头裤”、“牛车枷”、“牛棚”、“牛郎”、“牛百页”、“牛舌头”、“牛吃蟹”、“牛鼻销”,《上海西南方言词典》所收的计7条,为“牛车”、“牛车棚”、“牛打车”、“牛眼罩”、“牛踏扁”(大豆品种之一,荚扁平,子粒扁而特别大)、“牛皋搭煞”、“牛污塌饼”;仅有“牛车棚”、“牛眼罩”两词是两词典共同收录的。《上海方言词典》的“牛皮纸”、“牛皮糖”、“牛头裤”、“牛鞭子”、“牛百页”、“牛舌头”是日用品、补品或食品名,均属于商品的范畴,“牛郎”、“牛牵马缰”、“牛吃蟹”则是一般名词和俗语;而《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中的“牛车”、“牛打车”、“牛踏扁”、“牛皋搭煞”、“牛污塌饼”几乎都是当地农村中农业和日常生活用词,更具农村特色。两词典的这种收词地域范围和收词原则上的差别使得《上海西南方言词典》能集中大量收集反映上海西南郊区主要是农村常用的口语语词以及特色词语,从而有利于反映和形成鲜明的上海西南地区农村的地域特色。如“麦钓”、“蕹菜”(青菜的一种,不同于塌棵菜、可食用油菜、蔓菜等)、“双身体”(孕妇)、“毒夹剪”(毒蝎,喻很凶的人,多指女人)、“脚屑”(剩下的、不好的东

西;可喻小官)、“花鲢头”、“黄狼饭瓜”、“合盘饭瓜”、“饭羹粥”、“羹”、“草团”、“除夏起时”、“连冬起九”等;又如“一遍生活两遍做”(计划不周,找麻烦,重复做等义)、“余脱木排擦铲刀柄”(喻放了大的抓小的)、“东是黄浦西是海”(不着边际的闲聊)、“碌早起碰着隔夜人”(你起得早,但别人比你更早);“木头人摇船——勿推扳”(即好)、“手拿铁镔防夜——笨(空)贼”、“初三夜里月——有当没”、“养猪豕踏榭——越多越好”、“额角头上放扁担——头挑”(即第一、最好)等俗语、谚语和歇后语。以上无论是当地特有的一般方言词语或者熟语,都附丽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正是由于大量的这类词语以其所附丽的地域色彩共同融会从而形成了词典特有的上海市郊农村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由于受外来语言包括其他方言的影响,上海方言特别是市区上海话所发生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而词语作为反映这种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其变化尤为明显。但相对而言,这种情况在郊区特别是农村中情况就有所不同。历史地看,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郊区农村相对更要封闭些,与外界的语言交流也不如市区的活跃,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农村中的上海方言包括词语的原来面貌能更多、更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以其长达 30 余年的词语收集的时间跨度和确定的词语收录原则以及过细的工作,使上海西南地区的方言包括词语的原来面貌得到了真实的保留和反映,从而形成了词典特有的上海市郊农村的地域特色。可以说,地域范围的集中和确定的收词原则这种在词语收录上的独特个性,才使得词典能集中地保留和反映上海西南郊区方言的固有特色。对一部方言词典来说,这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正是其可贵之处,因为有了这种特色它也就有了为其他词典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词目确立和义项划分科学、妥切,释义准确,这是《上海西南方言词典》的又一特色。方言词典,由于在收词立目、注字、释义

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在这些方面做得怎样将更为深刻地影响其科学性;《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以其严谨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从而确保了词典的科学性。首先,按一定标准经严格挑选以确定词目。词典以广泛调查、收集的大量方言词为基础,再根据本身性质进行严格的挑选,词典的7200多条目是对所收集的一万余条词语挑选的结果;而在挑选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词语的稳定性和既定的收词标准;主要选录“通用的口语词语”特别是“当地”的“特色词语”,基本上不收“方言中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其次,词典能注意并较好地处理词语的层次和相关性,选词立目妥切、细致。如,“翻地”在当地方言中称为“垒地”,词典在收录该词的同时不仅收录了同一“语义场”中直接相关的词语,如“落拔”、“拴地”、“削地”、“园头”等,还收录了有所关联的动作要求和农具名,如“大臂”、“小臂”、“合臂”、“反臂”及“锄头”、“锄头柄”、“铁镢”、“铁镢柄”、“揷”、“添揷”、“助揷”、“垫脑布”等,做到该收的尽可能不缺失遗漏,但又绝非“拉(lá)在篮中便是菜”。对方言词典来说,另一个与“词目”的确定密切相关的问题则是正确地给方言词语确定代表字,亦即正确“注字”,这也是方言词典科学性的又一重要体现。词典在这点上态度也是相当严谨的,在本身力求正确“注字”的同时,还作了不少“匡谬”的工作,如把“一交圈”更正为“一绞圈”;把“格路”、“碣路”更改为“街路”(以及把“弹格路”、“弹碣路”改为“弹街路”)等。有的上海方言词典把“一绞圈”写成“一交圈”,并解释为“周围一带”,这是因为没能准确了解该词所指为何物而造成的“注字”讹误;《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对“绞圈”作了解释,指出这是上海郊区“农村一种特色四合院式住房”,“一绞圈”即为一幢绞圈房,表明一户人家房子的多和大。“街路”这个词现在常被写成“格路”、“碣路”,经多方考证和探讨,本词典的作者指出“街路”这个词在明清小说里就已运用,是吴语(包括上海方言)中早已有之的,现在

写成“格路”、“谿路”，这样的“注字”把“街路”的原本“组词合理”、“结构正确”、“表义准确”且“流传有序”的特点都抹杀了，既无地方特色，表义也不清楚，根据上述的道理词典把这一词语的“注字”确定为“街路”。可见，在给方言词语“注字”时，《上海西南方言词典》是尽可能做到有所依据，绝不率意而为。总之，在选词立目和“注字”这两方面，《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体现出了较强的科学性。

“为方言词语释义，是编纂方言辞典最困难又是最重要的工作”。●义项的正确分项，词性的确定和体现，词的组合关系的表示和说明等等，都是方言词典释义应涉及而又有较大难度的种种方面，《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同样相当严谨而稳妥，努力做到释义准确。这首先表现为义项的分项细致、确切，尤其对不止一种含义的方言词语的各种不同含义尽可能地做到全面、准确地反映。以“搭”为例，在《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中动词“搭”分为七个义项：①把衣物等放在某个地方，如“衣裳～拉栏杆上”；②衣服、食物等浸、泡、腌一会，如“迪只鸡用淡盐头～一～”；③手、脚向上举起来搁放，如“伊拿脚～拉台子上”；④斗、吵，如“迪个女人凶去凶来个，侬～勿过伊个”（这个女人非常凶，你吵不过她的）；⑤配搭，如“买香烟要～草纸个”；⑥姘，如“迪个女人是伊～拉个”，参见“搭头”条；⑦男女间有暧昧关系，如“伊拉两家头～仔一年了”。另加：⑧介词。和，如“最近我经常～伊勒拉一道个”；⑨连词。如“侬～伊下半日到莘庄买饲料去”。相比于《上海方言词典》的动词“搭”分为三个义项，再有一个量词“搭”，计四个含义，●在义项的区分上更为细致、全面。再如“落”，《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中动词“落”分为6个义项：①掉、遗失；②乘机揩油，如俗语“匠人勿～钉，户里要出怪妖精；裁缝勿～布，户里要出怪妖精”；③非人工流产，如“小囡～脱了”，即小孩因某种原因流产了；④牲畜生产，如“～仔10只小猪

箩”，指母猪下了 10 只小猪；⑤割下，如“先拿猪头～下来”；⑥挂着，如某人手骨折后，需要用绷带吊着，当地称“手～拉”或“手～起拉”，即手固定后挂着；也可写成“络”。再加⑦介词，朝，如“～北走”即朝北走。义项分项细致，释义准确。●其次，释义的准确性还表现在对既有的某些文章和辞书释义的错讹进行更正纠错上。如“经布”一词，有的上海方言词典解释为“织布”，这是不了解织布的全过程而作的错误解释。《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对此作了更正，指出这是“将棉纱按设计要求用经车编排成纬线，是织布的前一步骤”。再如“户樑”，《上海方言词典》解释为“装门用的架子”，不够确切。《上海西南方言词典》解释为“门框中间一根直立可装卸的木柱（多为方形），供上门（窗）用”，解释更为确切。又如前述的“一绞圈”，则既是“注字”的问题，同时也关乎释义的正确性问题。总之，《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对词义的解释，尽可能做到有所根据，正确解释，显现出一种尊重事实基础上的科学性。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的出版无论对语言学术，还是文化学术研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就语言学术而言，首先，一部方言词典的编纂并不仅仅只是对方言词语所作记录和研究的成果，它更是在词语言研究基础上对方言语音系统及其变化情况和对方言语法进行研究的综合性成果，所以方言词典的编纂实际是对点上方言研究深入而取得的成果的一种展示。其次，一部方言词典的编纂出版，实际上也是通过对方言词汇的系统收集研究为某种方言整体面貌的揭示提供了词语物质材料上的依据和保证；是对汉语方言整体的面上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从上述的道理不难理解，《上海西南方言词典》的编纂、出版不只是对该地区方言深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一种展示，同时词典所记录的上海西南方言的完整词语系统对上海方言乃至整个汉语方言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依据，其学术研究上的价

值是不言而喻的。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在文化学上的意义和价值同样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通过对该地区方言词语的全面记述描写,以词典的形式保存了上海西南郊区的方言词语系统。这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至少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宝贵的语言本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知道,从方言历史的角度看,上海西南地区的方言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实际上可以说是上海方言的“根”。清嘉庆《上海县志》有“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松江)稍重”的记载,这表明由于方言的内部差异,现在的上海市区当年所说的话是属吴语方言区的松江方言也即是讲的上海西南乡下头的“闲话”。当然,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变化,上海市区与西南郊区的方言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市区的上海话中上海西南地区方言的种种特点已逐渐消失,而松江小片亦即上海西南方言的特点只在上海西南郊区仍得以保存。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郊西南地区的方言及其词语原本是保留得较好的,但近数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同外界交流的加快,也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许多当地原有的方言词语已经或正在逐步消亡。在此我不由得要引用词典编纂者褚半农先生在词典“代后记”《铁钵用勿着佬撮脱哉》的一段话,他说:“我敢讲迪种闲话,用勿着几好辰光,少点三头五年,多点七八十许年,迪本词典中个乡下头闲话,交交关关侬要死光了,对迪些乡下头闲话所表达个意思,鞋(也)咤人再晓得了。因为,现在个小囡(第三代),只能讲顶顶基本个几个乡下头闲话词语,而且讲个辰光夹仔兴普通话个音佬,连得读音鞋(也)变脱拉哉。而面对一种强势语言,我只能感到心痛。”这段话包含着词典编纂者对上海方言所自之“根”的上海西南地区方言行将“消亡”的深深的焦虑!作者的这种忧虑实际上也应该是我们大家的忧虑。因此有



计划地通过方言调查研究,把方言词语记录下来并编纂成方言词典或方言词语汇集,是抢救和保留语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正是在“为保留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点努力”的信念驱动下,褚半农先生花了30余年的时间,编就了这部《上海西南方言词典》。语言本身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词典所记录保存的该地区独特方言词语系统,本身就是一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加以珍惜;由于编纂者严肃认真的态度,词典在对上海西南地区方言词语的记录描写反映是科学、可靠的,是可以信赖的,这使得该地区的方言词汇系统能以原来的真实面貌被保留了下来,这作为一部以某一方言点上的词语的真实纪录的方言词典,其文化价值是独特而为其他方言词典所不可替代的。

其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就一种语言而言,这种承载文化信息的功能在词语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和明显。就《上海西南方言词典》来说,词典中大量词语实际上承载了有关该地区的大量丰富的社会的、文化的信息,如有关该地区的生活习俗、特有事物、农事节令、房舍器具、亲属关系、称谓特点、婚丧大事、动作行为、服饰穿戴、饮食习惯、宗教迷信、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信息,随着词语的保存而被保存了下来,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无价的地方民俗、文化的文字资料,为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和有益的帮助。

作者是出于乡土文学写作实践的需要,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收集当地闲话”的,一面在“乡土散文写作中运用”,一面从事相应的研究,在这种积累、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编纂一部上海西南方言词典的想法。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词典中所收集的词语类型众多,涉及面相当广泛,确为郊区乡土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词语语料库和一定的方便;这可说是另一